



(革命斗争回忆录)

夺取白云山

夺取白云山

(革命斗争回忆录)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武汉

内 容 提 要

这里收华了十篇革命回忆录。“湘鄂两苏区的一支人民武装”、“回忆和悼念”两篇，写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我军的一些英勇斗争事迹。“跛腿行军记”，叙述了作者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动人经历。“汉水河边的烽火”，表现了抗战初期武汉纺织工人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复杂斗争。“神兵再渡襄河水”、“智取多宝湾”、“火攻高家岭”三篇，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，我中原军区江汉支队怎样以英勇机智的战斗，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正面战场的行动。其余三篇，分别记叙了解放战争后期我军的一些斗争片段。

夺 取 白 云 山

（革命斗争回忆录）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武昌解放大道39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4毫米 32开 21印张·64,000字

1961年5月第2版

196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T0105·449

定价：(8)0.3元

目 录

湘鄂西苏区的一支人民武装

——記中国工农革命軍独立师的誕生·····	方之中 1
回忆和悼念·····	何耀榜 6
跋腿行軍記·····	龍佐国 20
汉水河边的烽火	
——記武汉紡織工人斗争故事·····	陈煥英 39
神兵再渡襄河水·····	夏 斐 56
智取多宝灣·····	夏 斐 61
火攻青苔鎮·····	夏 斐 65
火常鎮战斗	
——記晋中战役的一个片断·····	肖朝群 68
寻船·····	楊振江 75
夺取白云山·····	楊宗藩 80

湘鄂西苏区的一支人民武装

——記中国工农革命軍独立師的誕生

方 之 中

(一)

正如毛主席說，中国工农紅軍，是“由无到有，由小到大”。而中国工农革命軍独立師，就是这样发生、发展和壮大起来的。

“清党”以后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政权，勾結帝国主义，用血腥的毒手，将革命的人民和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組織者、领导者——中国共产党人，打倒地下；不仅工会和农民协会的領導分子和一般进步人士要遭到逮捕杀害，就是过去工会和农协的會員和他們的家族戚友，（土豪劣紳除外）也要目为“暴徒”格杀勿論。国民党匪徒們的口号是“宁肯錯杀三千，不准遺漏一人”。因而成千成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，而一部分逃脫了魔爪的革命者們，也失掉了吃飯、走路、住宿和喘气的自由！但我們要“活下去”，我們明确地知道：只有坚决的战斗，才有“活下去”的可能。

就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，接到了湖南省委的命令：举行“秋收起义。”它，为我們千万人“活下去”开辟了光明的道路。

(二)

举行“秋收起义”的地点，是在湖北的监利、石首和湖南的华容、岳阳等县的边沿区，长江横貫其中，本可障碍我們的行动，

然而有了群众拥护，长江反而有利于我们的回旋，有时湖南敌人来得过多，我们就渡江向湖北地区转移，湖北地区敌人过多时，又返回湖南地区活动，长江作了我们的天然屏障。在这个地区内，有层迭的山巒，茂密的森林，濒临长江及洞庭湖一带，则沃野千里，物产丰富，民性强悍；又是湘鄂两省地方军阀的接合部和薄弱部。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师就在这种环境里开始诞生和发展了。

我们没有新式武器，缺乏战斗经验，但都有着要“活下去”的坚强意志，“杨叔扫帚反倒金鑾殿”的故事，有力地鼓舞着我们。

一个黑黑的秋夜里，在县委的号召下，拿着大刀、梭标、木棍、大镰、乌枪的农民，怀着“复仇”的怒火，集中在一起了。别看我们手持着最原始的武器，却干着最进步的事业，第一刀落在华容县县长——老牌劣绅徐人凤的头上，他倒下，我们挣起来了。

“打倒贪官污吏，杀尽土豪劣绅！”这是我们最有号召力的口号，也是我们最初的行动纲领。

初次上阵的农民，看见了自己的力量，加强了战斗的勇气，从此一整块漆黑世界，被我们打开缺口，露出熹微的曙光了。

我们当时面临的敌人，为塔市驿的团防局，砖桥镇的警察局，两处敌人，人枪各有数百，此起彼落地围剿我们。我们的原始武器，还不能摆开阵势，与敌对战，只好白天分散隐蔽，夜间突击敌人，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武器，简直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，有一次我缴了一支左轮手枪，两粒子弹，我用兴奋的眼泪把它擦拭后，日夜揣在怀中。

情急智生，我们出现兵工专家了，一个同志把大树筒凿空，外套铁箍收道，灌饱火药及碎铁，点火燃放，声震天地；又发明了火油箱内燃放炮竹，儼如连珠机枪。当这两件“新式武器”出现在战场时，敌人开始恐惧了。

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我們打跑了磚桥镇的警察局和最大恶霸汪大兴后，出了門板大的一張布告，蓋上朱子大的一個印章——這個印，是农协主任花柴周的儿子（时十二岁）用木头刻的。第二天，一簇簇人群挤在布告前面，高声朗诵，讀到“本軍唯一宗旨，杀尽土豪劣紳；所有田地财产，分与貧苦人民”时，都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

我們的目標愈來愈大，人数愈來愈多，却还没有正式番号。这时，湘西特委来了命令，編为“中国工农革命軍独立师”。

这个师共轄四个处，三个大队；华容县委分配我为軍事委員兼总指揮（师长），譚秋銀同志任第一大队长，朱海长同志任第二大队长，李华龙同志任第三大队长。共計七八百人。县委大部分時間，隨軍活动和指揮。

（三）

整編后第一个打击目标，我們選擇了塔市驛的团防局。

塔市驛是長江南岸一个約二三百戶的小鎮，上磯头屬湖北石首县，下磯头屬湖南华容县。兩省軍閥为了鎮压这里的革命人民，会同設立这个团防局，駐在下磯头的黃家穴內。自成立以来，乱抓乱杀，还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街口上，人們經過局門前不敢望一眼，为怕局狗子說是我們的探子。

任凭敌人防范如何严密，傍晚，我們的偵察員沈六姑回来了。她是为了被捕的丈夫去“探監”的。

敌人分兩股，一是“鏟共义勇队”，在外圍站崗放哨；一是枪兵，集中在局內外。共約二百余人，异常恐慌，准备第二天将在押的四五十名“犯人”解到华容县城去。这些人一解进县城，便凶多吉少。

時間是緊迫的。八點鐘的時候，我們便向塔市驛前進了。集

合在新堤上的人，除部队外，尚有远道赶来的青年、小孩、老人，和被捕同志的家屬妇女，密密麻麻，不計其數。我們考慮他們的安全，勸他們回去，可是誰也不愿走，只好一群一群地分到大隊去指揮。他們都拿了一件武器，如大鐮、梭標之類，背上肩，在月夜的天空下肅然疾走，很象一支整齊雄壯裝備齊全的隊伍。

我和縣委書記韓步驥同志走在前面，按着縣委的決定，採取迂回和突擊戰法，將部隊分為兩個梯隊，一任突擊，一任迂回包圍；每個梯隊之前是槍兵隊，第二是梭標隊，第三是一般老百姓。吶喊助威的鑼鼓，四山埋伏起來。行軍序列，是按照戰鬥計劃編成的。

拂曉時，我們到達該市的北街口，先頭分隊首先砍倒了敵人兩個哨兵。擔任迂回的部隊繞着東西山麓插過去切斷敵人逃往華容的退路，但尚未到達指定地區時突擊隊即沿着大街向團防局直沖了，這時我們的樹炮步槍，開始猛烈地射擊，油桶機槍也砰砰地轟鳴，除外圍的“鏹共義勇隊”一部奪路逃竄外，局內外的槍兵都被我們包圍，曾幾何時，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面前凶如虎狼的敵人，現在却馴如羔羊地下跪繳械了。

“波！”一個俘虜挨了農民の木棍便倒了。黨代表即忙向他們解釋，並制止。但農民們仍瞪着兩眼望着這群橫身抖顫的匪徒們。

逃出的那股匪徒，被我四山的鑼鼓和吶喊的聲威，吓的跳下懸崖，鑽入泥潭，尋找着天羅地網的空隙，苟延他們的性命；可是終於逃不出人民的掌心。

牢門打開了，所有的“犯人”同志們帶着腳鐐手铐，高興而又痛苦地走出來，他們的父母妻兒搶上前去，一面敲開鐐铐，撫摸親人的傷痕，一面咬牙切齒地咒罵匪徒的殘酷。

天亮了。市民們都開門探望。我們鳴鑼集合一檢查，少了兩位戰士同志。从上磯頭來了一群老百姓，用門板抬着兩具烈士的

遗体，——这是追击敌人牺牲的。人們把遗体放在地上，一位青年肃然起敬地指着死者說：

“他們是为大家报仇除害死的！我們得好好安葬他們。同志們，請你們放心。”

我們虽然損失了两位战士同志，但当場又有許多人参加了队伍，还有許多人扔下来时的木棍、大镰，背上新繳获的步枪，精神奕奕。我們帶上一群俘虏返回宿营地的时候，冒出地平綫的太阳正发射出灿烂的光芒。

回忆和悼念

何耀榜

一九三四年九月，紅二十五軍为执行党中央的決議——北上抗日，离开大别山区，踏上了长征的道路。所有被留下来的同志，地方党的工作者，紅軍的彩病号和老弱殘廢，以及不愿意屈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苏区人民，都逐漸地集中到深山老谷里，繼續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展开对敌游击战争，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。

初冬的一天，天空撒着淅淅瀝瀝的小雨，轉眼間，雨点变成了朵朵雪花，在这空濛濛的山谷里飞舞。

这时，在我休养的石洞口外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：“喂！同志，这里叫历古台嗎？”

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这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身材矮小、壮实；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是个精明强悍的小伙子。他似乎并没有等待我的回答，侧过身去，背对着洞罅，兴奋地向四野了望着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历古台——真是名不虛傳，山勢險要，这么多的悬崖絕壁，正是隱蔽彩病号的好地方！”他灵活地轉回身来重复問我：“同志，是历古台嗎？”

面对着来历不明的青年人，我心想：从那儿鑽出这么一个楞小伙子。我反問道：“你是哪部分的？問这个干什么？”

青年人抱歉地笑了，“对不起，伙計，讓我来自我介紹。我叫

关楚印，光山县的便衣队。”

我和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关楚印三个字却是早已听说了。他是中共光山县阳区的区委书记，和我同样是留下来坚持工作的。我急忙招呼他：“请进来，坐下谈谈吧。”

关楚印轻快地走进石洞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。从他有力的手上，使我感到他那热情的、充沛的精力。没有丝毫拘束，他在我前边的石头上坐下来。

我问他：“你们那边的粮食好解决吗？”

“别提啦，彩病号和跑反的群众都在山上饿着哪！”他摊开双手，“就因为粮食没法子解决，县委才派我来找罗山县联系，想配合便衣队打出去。”

“这里的粮食也非常困难。好吧，我们就去找罗山县委書記張家胜同志，大家研究一下。”

我和关楚印并肩走出石洞。

为了解决山区的粮食，我們决定攻打反动民团的头子、恶霸地主蔡富明的老家——楼房凹。参加作战的部队，有罗山县的第一、第二两个便衣队，外加三支长枪，和关楚印带来的光山县五个人的便衣队。因为人数太少，我和邓少东还有几个紅軍的經彩号，也决定参加战斗，由罗山县委的駝二零負責組織一部分群众准备驮粮。

北风有如猛兽，在漆黑的丛山幽谷中疯狂地嘶吼着。我們这支小小的部队出发了。一走出无人区，就开始向楼房凹爬行。楼房凹寨墙高大坚固，硬攻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們在村头观察了地形，临时决定，由几个同志翻墙进去，里应外合打开寨子。

关楚印、申功臣、施大信三人，同时向寨墙跑去。关楚印的身子那样灵巧，一转眼就接近了寨墙。沒有竹杆、更没有梯子，只見他盘住圍牆边的一棵小树，象猴子似的，貼身就爬了上去。

剎時，他已經輕飄飄地跃上了寨牆，緊接着就在小屋頂旁消失了。

寨門一層層地打開了，便衣隊和群眾隨即插進寨子，迎面便碰上地主的兩條長槍，相互射擊起來。結果令我們非常失望，沒有找到蔡富明的糧食。

這時間，村外四周炮樓上的敵人，集中火力向我們撲來。我們只有硬著頭皮往外沖。關楚印手執盒子槍，東沖西撞，殺興正濃。在村口和我碰了頭：“沒有搞到糧食，怎麼辦？”

“已經現出了目標，干脆打到馬家灣，到馬厚甫家去馱糧。”我說。

關楚印轉身招呼同志們，冒着驟雨般的子彈，向馬家灣沖去。在各路民團的夾擊中，殺出了一條血路。

路過北崗時，申功臣跑來向我報告：“這裡有宣化店民團做的一批豬生意，足有兩百多頭，要不要？”

“干嗎不要？肉到了嘴邊還不吃它！”關楚印在一旁聽見，手上拿槍射擊敵人，嘴里嚷道：“叫人趕着走，我負責在後邊打掩護。”

三里的路程，不多時就到了馬家灣。關楚印率領着便衣隊，涌進灣子的中心，先指揮大家卡住村兩頭的炮樓，使敵人不能出來。然後，把盒子槍往腰里一插，抱起一塊大石頭，“噠！噠！噠！”地砸開了馬家大門。糟糕，也沒有米，只有滿倉陳谷。大家也顧不得那許多，拿出帶來的家伙，裝上陳谷馱起就往外跑。

申功臣有板有眼地，趕着二百多頭肥豬，一溜煙地沿着公路直跑。這時間忙壞了關楚印，忽兒跑到前邊，“哼哼嗨嗨”的連踢帶哄，幫着申功臣趕豬，忽兒又出現在後尾，指揮便衣隊打掩護，“噠噠噠噠……”冲着敵人擲出去一排子彈。……

一夜之間，我們連抄了兩個大惡霸的老巢，發了民團一筆“精洋財”，還得了不少陳谷，敵人又是痛心，又是發瘋，拚命追擊。結果，只追上了和他們一樣的幾條笨豬，此外毫無所獲。而我們

已經无影无踪，滿載返回了山区。

紅艷艷的太陽在東山頭露出笑臉。豬和谷子都集中在歷古台的山溝里，由縣委的同志統一分配，不管是便衣隊，黨的工作者，紅軍的彩病號以及跑反的群眾，每個人都領到了“生活資料”。我們一伙人聚在一塊較高的地方，一方面派人放哨，保護大家安全；一面就象原始時代的古人一樣，向這些“生活資料”展開鬥爭。有的同志找來兩塊平面的石頭，把陳谷放在石塊之間磨擦，然後倒在手裏，吹去外殼；谷子的加工就算結束了。

我和申功臣、施大信準備殺豬，可是沒有刀子，難道用石頭干嗎？正在這時，關楚印在一旁喊道：“看這是干啥的？”

大家應聲看去，那是一把磨得鋒利的半個竹竿子。

“干啥？這個還能殺豬？”施大信有些懷疑。

“瞧着吧。”關楚印挽起袖子，緊握著竹竿，順利地殺了豬。一個同志提來半桶滾燙的開水對着死豬沖去；關楚印手中的竹竿子一橫，就熟練地刮起豬毛來。

施大信一旁看得發癩，這時才信服了，他伸出大手，照着關楚印的後背就是一巴掌：“嘿，伙計，真內行！”

不多時，半洋鐵桶豬肉糙米飯發出誘人的香味；可惜沒有鹽。然而大家還是吃得肚皮發脹。飽餐之後，大家躺在山坡上。溫暖的陽光撒在我們身上，渾身軟酥酥地，很是舒適。雖有關楚印躺不住，東奔西跑，游山觀景。忽兒從山坡上跑下來，高喊道：“起來！起來！年輕少壯地躺着有啥味道？快，找個人來一段，提提神。”

小伙子們被他那旺盛的精力感染了，有的跳了起來，有的半躺在石頭上，異口同聲地嚷道：“就請關楚印同志來一段！”“歡迎啦！”接着大家瓜唧瓜唧地拍起巴掌。

“呵，我提議的還叫我唱？”話是這麼說，他的身子骨卻已經裝

做女人的模样儿，歪歪斜斜地扭了起来；小调儿也到了嗓门上，就是没有唱出口。

“不要扭啦！”一旁急坏了申功臣，“大家都竖着耳朵哪，不嫌累的慌？”

关楚印这才扭扭捏捏地伸出右巴掌，在脸上摸了一把，使劲向外一摔：“不要啦！听着，开腔啦。”于是，他用着湖北的楚剧调细声细气地唱起来：

孤山野回是我房，
青石板上是我床；
豺狼虎豹常见面，
野菜是我过冬粮；
不怕千辛和万苦，
这样日子不久长。

.....

歌声未落，关楚印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蹲在地上。同志们吓得一机冷，随着七嘴八舌地問起来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腰閃啦？”

“不对，多半是又丁气！”

“别瞎說，”关楚印紧鎖眉头，双手按着肚子，“咱们这些吃菜的肚子，不能見大油，吃了就得拉稀。这么多人，保險把这里拉成一座粪山！”也許肚子痛得厉害，他弯着腰站起来想走。末了还是說道：“敌人今天沒有来，明天就說不定来了，咱们不用枪打，就用大粪臭死他！伙計們，快去准备；我先去开个头。”

这确实成了严重的問題。同志们隱蔽在深山老林里，长年累月地吃不到油、盐和粮食，身体极度虛弱；猛然間飽吃一頓沒有盐的大肉大油，腸胃确实消化不了。許多同志开始泻肚，有些彩

病号还发高烧。没有药，也没有粮食，重病号一天天在增加……。

我在寒气逼人的傍晚，独自坐在石头上。这时，关楚印轻轻地走过来，无声无息地坐在我身边，他深深地低着头。人们很容易感觉到压在他身上的千斤重担。

长时间的沉默以后，他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望着远处的山峰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山里的情况这样严重，领导上最好能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，到敌人的仓库夺粮食。”

“今天有情报说，张学良驻宣化店的一个团明天向西开拔；由刘静扶的军队来换防。换防的过程中一定有空隙，我正在考虑，趁这个机会到敌人的仓库——大胜关去夺粮食。”

“行呀！”关楚印立刻振作起来，再现了他那朝气蓬勃的风度。“只要有粮食，就是豁出鲜血和生命，也应当拚他一家伙！”

天色已经黑定。洁白的积雪散发着微光。我急步走到黑山冲的交叉路口上，眼望着曾经住有近百户人家的村落里，死气沉沉，渺无人迹，连鸡犬之声都听不到。触目都是残墙断檐，烧焦的瓦砾和污秽的垃圾堆。这就是野蛮的敌人所制造的无人区。

张家胜、关楚印和我共同决定：张家胜带领几个会打枪的群众，到宣化店的东边和南头进行佯攻，牵制宣化店和银山顶的民团。駝二爷负责组织群众驮粮。我和关楚印负责攻打大胜关。

大胜关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虽只二、三十户人家，却三面环山，一面临玉带河。河上一座独木桥，人称小黄河渡口，足见其地势险要。河对岸突出的山包上，筑有碉堡，敌人留守了一个连，保护粮仓。而我们能够参加战斗的，只有二十四个人，三条长枪……。

关楚印迈开大步，赶到我身旁：“这个地势太险了，搞不好，有进去的，可没有出来的。你的伤口没有好，还是我到前边去吧！”

我同意说：“今天的战斗由你负责指挥。开粮仓由駝二爷负责。

我負責控制出路。”

关楚印赶到前面，与先头侦察独木桥的申功臣接上头。听说桥上的哨兵已被干掉，关楚印便扭身打了个招呼，便衣队紧跟上去，迅速地沿着村前的田埂插进敌人的心脏。

在一座断墙边沿，关楚印低声命令道：“按原来计划，封锁碉堡。传呼下去！”

便衣队一个个黑乎乎盒子枪口，对准着碉堡的大门。

这时间，駝二爷早已带领着群众，打开仓库，驮起粮食奔跑在大胜关的山村里。

沉睡中的民团兵丁被惊醒了，刺耳的枪声立刻划破了静寂的夜空。那些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团丁们，稀里糊涂地往大门外跑；迎面就吃上了便衣队的子弹。

民团惊慌失措，急忙燃起大火，想断绝我们的退路；不料却引火烧身。火海中，我们已走出大胜关，满带着大批粮食向无人区转移。

二

又一个冬天。

关楚印带领着五个人组成的区委直属便衣队，和一个十六岁的、活蹦乱跳外号小和尚的勤务员，顶着鹅毛大雪，经过罗山、光山二县交界处，也是民团集中的大山寨，进入灵隐寺下边的马榆冲山沟。

区委曾经在这条山沟里住过，至今还散落着几个茅草棚子。其中一个草棚里，住着炊事员老刘和他看管的三个没爹没娘的孩子。

“刘伯伯，你听，有人打暗号。”机灵的大孩子说道。

门外果然传来“啪！啪！啪！”的声响。

“是关书记来啦，快答暗号。”老刘高兴地指挥着孩子们。

三个孩子同时扑向关楚印：“关叔叔，你带来这么一大块肉，该我们过年了吧？”

看到这些天真热情的孩子，关楚印乐得“嘿嘿”直笑，伸出强壮的胳膊，挟住一个小家伙搖搖晃晃地走进草棚。“对！今天轮到我們过年啦！快把肉拿去煮煮。”

孩子們拿着肉，一陣风似地向下边的棚子跑去。关楚印笑咪咪地看着他們走后，才扭身問道：“老刘，这两天有便衣队送米来嗎？”

这附近隱藏着一些彩病号。

“关書記，敌人封鎖的可真严实呀！便衣队豁着生命危險，送来两趟米。彩病号五、六天才吃到四頓飯。”

“今夜是特来給你們送米的，滿滿七袋子，同志們都在下边隱藏。”关楚印說着，在火堆旁坐下。小家伙們轉回来了，立刻又圍上去。当老刘張罗着伤病員吃完飯，把盆盆碗碗收拾在半截洋油桶里，回到草棚时，关楚印正在給孩子們講故事。

“你整天地忙，还不够累？”老刘責备地說。“你去休息，这里由我放哨。”

“我負責放哨。”关楚印坚持着說，“这样多彩病号，还有三个孩子，就你一个人照顧，也够累啦。你带着小鬼先睡吧。”

老刘知道再說也沒用。他安置孩子們睡在柴草上，然后，看着关楚印那双泥脚說：“我年紀大啦，睡不着。你在这里烤烤脚，我到水沟去洗碗。”老刘提着洋鉄桶走了。

关楚印正在沉思，忽然，寂靜的黑夜里傳來“咣咣”的声响，象是洋鉄桶用力地打击在石头上。他机警地离开火堆，爬在暗处向外望去，影影呼呼看到几条人影向草棚奔来。他立刻明白了：敌人。老刘遭到了敌人的埋伏。

事不宜迟，关楚印抽出盒子枪，对着敌人打去；几条人影当